

吉安二章

杨建平

从粤赣交界的梅岭穿越，取道赣州，再往北行，就是吉安了。吉安，古称庐陵、吉州，历史上是一个名人辈出、人文荟萃的地方。

白鹭洲书院

在江西古郡吉安，于赣江中双水夹流之处，有一座不大的小洲，又如中流砥石。有人考证说它就是李白诗句中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所写的地方，有名的白鹭洲书院，就坐落在这块绿洲上。

白鹭洲书院创办人是南宋著名丞相、政治家和教育家江万里，年轻时受朱熹理学的熏陶，素以教育作为治理地方的重要政务，于淳祐元年(1241年)在白鹭洲上创建书院。它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，铅山的鹅湖书院，南昌的豫章书院，合称为古代江西的四大书院。

白鹭洲书院自创立至今历八百余载始终弦诵不绝。历代主宰这里的官员和乡宦名贤，崇文重教蔚然成风，都以复兴书院为己任。历史上书院虽毁于洪水和战乱达二十多次，都得以重建或重修。邵雍、张载、程颐、程颢、周敦颐、朱熹等大儒都曾在此讲学，使得这里的学术活动久盛不衰，文脉赓续，为吉安培养了大批的文化名人。自南宋至清，吉安就以三千进士冠华夏的科举辉煌而名扬天下。其中鼎甲人物近五十人，历朝任宰辅的十七人，尚书六十九人。有著述者两千多人，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学问大家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和《永乐大典》的总纂纂解缙，就是从地处江湖之远的古吉州走向庙堂之高的。

文天祥，就是这个书院历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。他于1255年在白鹭洲书院读书，后考取状元，为国效力，任少保时，聚兵抗元被元军俘虏，在元大都被囚三年。在各种威逼利诱下，仍宁死不屈，从容就义，他的诗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。

古老的白鹭洲书院至今还是吉安重点中学的校址。院内保留至今的云章阁、凤月楼等标志性建筑物，古风犹存，校园内那几十座雕塑，都是古今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人物，有官员、有学者、有院士、有军人……这个书院曾经的光荣与辉煌，多与他们有关。走在校园里，两边的教室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从南宋而来，从明清而来……

溪陂古村

吉安城东三十公里，赣江支流富水河南岸，有号称“庐陵文化第一村”的溪陂村。

溪陂始建于南宋初年，距今八百余年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村落。穿过村口金色“溪陂”二字的牌坊，是一汪清澈碧绿的池塘。据说全村共有二十八口大小不一的池塘，这个数字跟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有关，而且每口池塘下边都有水道相连相通，在不同的季节自动调节每一口水塘的水位，很是玄妙。

池塘的后面即著名的“梁氏祠堂”，祠堂占地一千多平方米，分为总祠、房祠、家祠，门楼飞檐与梁柱之间的木雕非常精致，工艺精湛，装饰华丽，正楣檐上的图案是由上百个镂空的汉字组成的。这个村子绝大多数人姓梁，祠堂保存都非常完好，俨然一个村史博物馆。

走在村中的小路上，不时就可碰到明清时期建筑的祠堂、书院、牌坊、民居、义仓、店铺，还有码头、教堂等。一条不规则走向的长街——陂头街，长约一公里，是村里的标志性建筑，街仅一丈见宽，路面中心用一条条青石板拼接延伸，两边则镶嵌着大小均匀的鹅卵石。街的两边一色老式的木板门店铺，虽年月久远，仍可见当时商业之繁华。

古村不仅有沉淀几百年的厚重历史，也有激情燃烧的红色记忆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井冈山红军经常来此筹粮和“扩红”，青壮年踊跃参军，梁兴初、梁必业叔侄二将军的故居就在陂头街上。村子曾是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。村内现保留有“二七会议”会址、红四军军部旧址、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旧居。朱德、彭德怀、毛泽东、曾山等领导人也都曾在村子里住过。许多建筑物的墙壁上还影影绰绰地能看到当年的标语。村子中心地带的八角楼，就是那首诗歌《八角楼的灯光》所描写的地方。

最富有传奇的一件事，毛主席当年住在村子里，和一位乡绅经常聊天，谈古论今，该老先生堂屋里的一副对联：万里风云三尺剑，一庭花草半床书。毛主席非常欣赏。

匆匆一瞥，许多地方都没有走到、看到，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。



国画 张宪平 作

浅夏心语

菊蓉

“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燃”。浅夏时光，我安居的小城可谓美不胜收。

浅夏的雨不像春雨那般缠绵，也不像秋雨那般萧瑟。雨后的榴花开得更艳，蝉鸣蛙叫此起彼伏，空气中盈满了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芬芳，更是清新宜人。绿槐、垂柳、荷叶，这些最解风情花草，伸枝展叶，用灵性的摇曳身姿各显其美，点缀了无限浪漫的风情和赏心悦目的沉醉，蒸腾着小城每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珍惜。

漫步在弯弯曲曲的田野小路上，不知名的花草或自由葳蕤地生长，或一丛一丛烂漫地盛开，蜜蜂穿梭丛中辛勤采蜜。远处若隐若现的金色麦浪，沉甸甸低垂着麦芒的麦穗，完美地诠释了成熟的样子，那饱满的麦粒泛起醇厚的金黄，让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。

悦。布谷鸟的布谷声响彻在田野的尽头，仿佛在召唤麦田的主人：开镰收麦、开镰收麦。夕阳西沉，余晖将麦田涂上一抹梦幻的色彩，田间有正在劳作的农人，那宽大的草帽下，饱经风霜的皱纹上是一脸满足的幸福。而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，看到遍地翻滚的麦浪，便是一团团金色的乡愁。

傍晚，去渭河边散步，天穹高远，星辰闪烁，在彩色灯光的衬托下，不远处日月同辉造型的团结大桥，外圈如炽热明艳的太阳，内圈如神秘优雅的月亮，侧望过去，渭河南岸的石鼓山恰好列入其中，一桥一景倒映在泛着波光的河水里，都融入这美好的夜色中。让星光阅读，让天籁品评，连那一池睡莲也万般深情，温柔了浅夏时光，抵挡了无数庸常与烦恼。河边的生态公园，跳广场舞

的人舞姿婀娜，三五男女毽子飞梭，小朋友们嬉戏玩耍。回到小家，爱人的书法点墨成行，女儿静静地沉浸在书香世界里，我在文字间加加减减，续写寻常，风吹入帘里，身染花香书香……时光也仿佛悄然停驻，让这温暖而明媚的色彩，缓缓洒落在街街巷巷及山水水水的角角落落。这些简约的神韵，或是纵横交织的一行诗，或是长短不一的一阙词，每一个细节都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了岁月的美好轮廓，也让这座小城在烟火气息中显得愈发诗意动人。

浅夏的美景，各有其美却和谐共生，充满生机和欣欣向荣。适逢父亲节，我亦会思念天堂的父亲。于是，以想念为笔，用泪水为墨，提笔写暖，落笔写念，将那些与父亲走过的光阴痕迹，静默不语的相望，特别

是教会我应对各种各样挑战和困难的坚强和勇敢，加重了笔画在文字里稳妥安放。

浅夏时光，虽生新意却似曾相识。江曾祺先生在《慢煮生活》中说：“在清浅时光里，一手烟火一手诗意，任窗外花开花落，云来云往，自是余味无尽，万般惬意。”仿着汪曾祺先生的文字，书写着浅夏心语，茶歇间打开手机，看到朋友圈的文字：有“吹来的风，天空的云，眼前的花”的文字情长；有“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”的明媚岁月；有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”的清新时代……每一个都是宁静的、亮眼的、惬意的诗文，让人心生美好和力量。我也学会删繁就简，及时清空心底的尘埃，在平凡人间烟火中活出一份深情与诗意，让日子既简单又有趣。

商洛山

(总第2611期)
刊头摄影 郭国庆

夏日午后，天气闷热，蝉鸣聒噪，欲觅清凉幽静之地解暑热。与朋友相约，去暖水川。

暖水川位于秦岭南麓地鹘岭深处，龙王庙河上游西边的一条东西向沟里，传闻这里有一泉水四季温热，村民常用这里的温水长豆芽、洗衣服，还可泡澡治病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

我和朋友沿着龙王庙一弯又一弯的公路向南疾行，两岸青山相对出，满目青绿醉了人的眼。行至龙泉村，右拐过桥向西进入暖水川，沟狭林茂，一股凉风吹来，绵绵柔柔的，令人神清气爽。顺悠悠小径而行，两岸坡根散居着几户人家，房屋周边有几块零星的小块田地，偶有忙碌的农人在地里耕作。路边树木参天，枝叶浓密，鸟儿叽叽喳喳，飞来飞去，肆意随性，让人羡慕。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路边草丛中不时冒出几枝不知名的野花随风摇曳，点缀了绿色的夏。

行至三岔路口，不知道去温泉咋走时，一个扛着行李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妙龄女子从对面走来，“乡党，你们去哪里啊？”“送女儿出门打工去。你们这是？”“哦，听说这里有温泉，我们想去游玩，不知道从哪儿走呢？”中年男子微微一笑，转身用手指了指南边那条偏沟，说：“就在那条沟里，不远了，路不太好走，小心着。”说完，转身继续向沟口走去。我们准备前行时，身后传来了动听悦耳的歌声：“在秦岭的南坡，有个地方叫商洛……”女子美妙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，经久不息。

折身南行，这条路略窄了些，小路忽高忽低，崎岖不平，我们高一脚低一脚，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向前走。两岸山上的树木密密匝匝，挨挨挤挤，郁郁葱葱，像威武的士兵守护着这里的山民。清澈见底的溪水欢快地流淌着，遇到石头阻挡，便卷起小浪花，又顺石头两侧流下，咕咚咕咚溅起白色水花。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换个思路照样前行。水底的石头形状不一，有的浑圆，有的扁长，都裹上了一层黑黄

夏游暖水川

彭涛

色的苔衣，偶有黑色小鱼自由自在地游弋其间。再向前，一股溪流自黑灰色的石崖飞流而下，落入下面的水潭，水花飞溅，水雾弥漫，轰轰有声。潭如盘，水碧绿，如绸似缎，在崖根瀑布落下的地方，浪花翻涌，几个顽童戏水碧潭，水波荡漾，一圈一圈的涟漪向外扩散开来。清新的空气，美丽的风景，令人陶醉。

移步换景，沿着崖侧小路上到顶上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扇形开阔洼地呈现眼前。蓝蓝的天空明净如洗，白云飘飘，西斜的太阳照在茂密的树叶上泛着金色的亮光。树林下面分布着零星的地块，有三两人在侍弄着庄稼、菜苗。靠东边坡根住着两三户人家，最上边的一户人家墙上挂着地震监测点的牌子，传说中的温泉就在住户对面的坡根。

过了小溪，只见一股清水从一个不大的略呈三角形的小山洞里流出，在洞口形成一汪清泉，约有五尺见方，略呈半圆状，泉水清澈见底。伸手泉水中，泉水温热，不凉不烫，很是舒爽。跟前人说：“这泉水四季都是热的，天凉了还会冒热气，天再旱水也没干过，我们常用这水生豆芽、洗衣服。”俯身泉沿探洞洞里，约有二三尺深，洞壁水交错，几根褐色的树根紧贴，水珠不停地从洞壁滴落，更有一股清水从罅隙涌出流向洞外，涨满的泉水向外溢出，汇入了泉下的小溪顺流而下。紧挨温泉不远处的一方，当地人修了一个直径约二米的露天圆形水泥池子，管子与温泉相连，温热的泉水不断向池子里灌着，多余的水从另一头排向了小溪，池子里的水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深度和温度，供当地人泡个舒服澡，洗去劳碌一天的疲惫。

夕阳西下，农户房顶的烟囱升起了袅袅炊烟，缥缈的烟雾在山谷上空弥漫着，在地里干活的农人也荷锄归来了，乱跑的鸡也有序进了圈舍。我们谢绝了淳朴、厚道、善良的主人的挽留，带着愉悦的心情，在夏夜清凉的晚风陪伴下离开了风光旖旎的暖水川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石板房

江霞

午后，李大爷捧着一杯茶，坐在自家场院里晒太阳。他时而看着眼前的青山，时而看着门前的庄稼，再看看整齐的院落，焕然一新的石板房，觉得日子真是惬意无比。儿子在县城买了大房子，多次来接他们老两口去县城居住，但都被李大爷拒绝了。他热爱这片土地，热爱石板房。在这里，他才能活得充实快乐。县城的高楼，让他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，总觉得离开土地的房子住得不安心。

石板房还是在他父亲手上盖的，算来已经将近百年了。方圆百里，只有他们这个村子里盖的是石板房，因为这里属于高寒地区，常年遭受雷雨冰雹的袭击，瓦片屋顶根本经受不住恶劣天气的打压。后来，他们发现当地有一种石头，可以剥离成一块块石板。这种石板既光滑平整又结实耐用，他们就把这种石板铺在屋顶上，用长铁钉打孔固定，让一块块石板排列有序，这才有了现在的石板房。

附近村子里土木结构的瓦房早就倒塌了，将石沟的石板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。随着乡村振兴的春风，石板房也迎来了旧貌换新颜的华丽蜕变。政府投资，把原来破旧的墙面涂上了白色涂料，把年久失修的院落进行了修整。统一规划，相同的风格，一座座白墙黛顶的石板房坐落在蓝天下，青山旁，让这里成了一别致风景，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。

我们采风团一行十几人来到李大爷的院落，了解石板房的前世和今生。李大爷热情地请我们喝茶，给我们讲解石板房的由来，并带我们走上房顶，感受石板房的厚重与结实，近距离感受石板房的魅力。

李大爷还专门找了一块石板，给我们示范怎样打孔，怎样固定。文友们跃跃欲试地拿起钉锤，也学着李大爷的样子，在石板上打孔，结果有的人怎么也打不通，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出了标准的洞孔。李大爷笑着说：“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。”李大爷家院子里的端阳花开得正艳，有大红、粉红的，层层叠叠，在阳光下似朵朵红云，把小院渲染得格外漂

亮。葡萄架上一串串绿玛瑙似的小葡萄，在微风中摇摆。门前的地里，一棵棵玉米正舒展着嫩绿的枝叶，似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扭动着窈窕的身姿，迎风而立。一行行整齐、开着紫色小花的土豆，长势喜人。望着这些生机勃勃的植物，我不由赞叹道：“李大爷，你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呀！”李大爷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对，这里就是世外桃源。所以儿子接我们去城里，我们不去。这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只要劳动就有吃不完的新鲜水果和蔬菜。在城里，一根葱都要花钱买。我们手有脚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干吗要去城里受罪呢？”

趁着大家聊天时，我到附近转了转，发现家家都是石板房，家家都有独立的小院。虽然收拾得整洁干净，但大多是门户紧闭，无人居住。偶尔遇到人，都是年龄大的老人。他们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精神矍铄，依然在地里劳作。我问他们：“为什么不和儿女在一起享福呢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？”可他们说，不能让土地荒芜。只要他们还能干得动，就绝不会让土地荒废。多么朴实勤劳的村民啊！

我不由登上石板房的房顶，在平整的石板上行走如履平地。我想：夏天的夜晚，坐在屋顶看满天繁星，欣赏明亮的圆月，聆听夏虫的低吟浅唱，感受徐徐凉风，何等惬意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恐怕城市的喧嚣和俗世的烦恼都会一扫而光。在这里，可以让你心无杂念，单纯感受生命的美好；在这里，可以让你聆听大自然的心跳，体会心静的力量；在这里，可以让你心怀感恩，感受土地的馈赠，体味收获的喜悦。

参观完石板房，沿着四通八达的盘山公路，一路前行。脚步随着美景迁移，让心在自然景观中一次次雀跃，让情在青山碧水中一次次飞扬，让喜悦盈满心田，让不舍流出眼眶。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想的竟然还是石板房。如果住在石板房，一定是听着鸟儿的叫声入眠的。石板房，期待与你再一次相遇。